

怀念——  
记录·纪念离我们而去的人

线索征集: E-mail: www.85193207@126.com  
征集电话: (0531)85193207

怀念

## 伴着喜悦和忧伤的恶作剧

□ 飞飞

“亲爱的林超同学,我暗恋你很久了,每当你那清瘦的身影从我的桌子前飘过,我的心便会莫名其妙地狂跳不止。你屹立不倒的全班前十名,总让我羡慕不已。晚上睡觉前,你的身影都会像电影一样,在我的脑海里过一遍。我发觉,我老是在追随你的身影,特别是你在球场上英姿飒爽的身影让我着迷。我是那么的喜欢你,简直不能自己。今晚九点半,在学校的后操场,椰子花树下,不见不散。芳芳”

一大早,林超从数学书里摸出这张纸条,像做贼一样,迅速折起,他感到莫名的兴奋。自从上高中以来,母亲千叮咛万嘱咐:在学校不能谈恋爱。其实母亲不知道,他哪里敢谈恋爱,全班七十二个人,只有八个女生,为了稳住前十名,学习一点不敢松懈。长得又不好看,不但矮而且丑。

不过,林超是暗恋芳芳的,她是班上的英语课代表,不但歌唱得好,而且成绩也好。每天上课时,林超的目光总会有意无意地扫过她的课桌。只要看她一眼,林超的心里就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兴奋,他很喜欢这种感觉,并且乐在其中。

有天晚自习,学校停电,林超偷偷摸摸地塞给芳芳十根蜡烛;有一次,芳芳在体育课上受伤,休息两天,林超偷偷地给她抄了两天的课堂笔记;还有一次,芳芳的自行车坏了,林超悄悄地帮她修理好;有一次,他借来一个相机,偷偷地拍下了她的身影……

林超做梦也没想到,芳芳会主动约自己。难道真应了那句“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古

训?

把纸条放进贴身口袋,林超不自觉地又朝芳芳看了一眼。这一眼,让他心潮澎湃,他觉得芳芳比平时更漂亮了,那齐耳的学生头,乌黑发亮,弯弯的弧形恰到好处地包住圆圆的鹅蛋脸,那写字的姿势,优美而执著……一整天,林超都处在一种忐忑不安中,既兴奋,又紧张。

中饭过后午休时间,林超怎么也睡不着,后来确实累了,睡了过去,在梦中,他同芳芳,手牵着手,徜徉在学校的林荫道上,再后来,林超在梦中笑醒。

晚自习的下课铃响起时,正好是九点十五分,林超便像箭一样从教室里冲了出去,直奔学校的后操场。稳稳地立在那棵椰子花树下,一颗心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操场有点黑,晚自习后来这里散步的人很少,每一阵细微的脚步声响起,林超都会伸长脑袋,瞪圆双眼,看看是不是自己心仪的那个芳芳。

十点过去,芳芳没有来,林超着急地想,是不是出了什么意外?

十一点过去,芳芳还没有来,林超着急地跺脚!

其实,林超不知道,在离他五百米远的地方,芳芳,我还有阳子、国英,正在紧张地盯着他。看到他坚持地立在那里一动不动,我们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兴奋,做梦也不会想到,那封情书,是我们几个人杜撰出来的。没想到,这小子果然上当了。

这件事,就像一只刚染红晕的秋桃,微酸耐嚼。时光走过,青春流逝,每每想起,总会有淡淡的喜悦和忧伤。

## 善良是最好的气场

□ 孟祥菊

五年前,公公患胃癌去世,那时的婆婆已63岁了。我和爱人劝她随我们一同进城居住,但婆婆很执拗,说是自己还年轻,过不惯城里人的“鸽子笼”般的日子。我知道这些都是借口,主要原因还是她舍不得离开故土。说不动婆婆,我们只好遂她的心愿,定期回乡看望她。

婆婆自己拥有四间半新不旧的大瓦房,院落很长,前后各有一个见方的园子。婆婆自己侍弄不过来,便找人分割成十来个整齐划一的池子,然后让村中的几个外来户前来耕种,婆婆只为借光吃些新鲜的蔬菜。婆婆的做法在村中赢得好评,就连近年近花甲的老支书记见了婆婆都竖大拇指,连夸婆婆心善福大。

两年前,婆婆突然和我们商量着要在家开个小卖部,说是为了打发时光。我即刻点头答应,并承诺所需费用均由我们来承担。婆婆很开心,迅速将东侧的一间卧房腾了出来,还特意在里面添置了两排货架和一个大冰柜。

小卖部开张那天,婆婆的整个大院里挤满了人,众多乡亲都高兴地来捧场。但婆婆卖货自有她的一套理论,店内所有物品一律平价出售,只要不赔就行,遇到家庭困难、生活残疾的人前来买货,婆婆还故意少算钱,甚至不要钱。用她的话说,咱家开的是便民店,乡亲们的钱是赚不得的,否则还有法在屯中呆下去?婆婆的善良自然换来乡亲们的拥戴,至此,她家的院门口总是门庭若市,成

了小村的一道风景。

今年暑期,婆婆的腿部长了一个小粉瘤,良性的,虽不影响什么,看着总让人心里不舒服,我便带她到市内的一家大医院做了切除手术。婆婆在我家静养了两天后,见没有什么大碍,便嚷着要回乡下的老家去。我素知婆婆的脾气,也不强留,亲自送她回了老家。

迈入家门的一刹那,婆婆笑了,我也笑了。只见大门口两侧的蝴蝶兰开得浓艳艳的,吸引着一群蝶儿在嬉戏;房前屋后的空地被打扫得干干净净,上面连棵草刺都没有;园子里的几池豆角架和黄瓜秧刚刚灌完水,上面挂满了绿油油的果实……

不大工夫,便像有人发了通知一般,陆陆续续地有乡亲们前来探望婆婆。寒暄过后,几个上了年岁的婶子干脆往炕上盘腿一坐,陪着婆婆唠起了家常,而被唤作嫂子的两个平辈开始主动忙活起来,烧火的烧火,做饭的做饭,弄得我倒成了客人。不一会儿,只见村西头的智障青年王大愣踮着脚跑进院子,他一进门就高喊:“婶啊,你咋才回来呢?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啦!”那憨憨的样子立即惹得屋内一阵欢笑。

夜幕降临,乡邻散去,累了一天的婆婆也已悄然入梦,而身旁的我却久久不能入睡。我在想,婆婆因何能赢得全村乡亲的厚爱?我忽然想到了一个时尚新词——气场。的确,从婆婆身上,我看到了一种被称作“善良”的强大气场!正是这种气场的缘故,使她与乡邻之间建立起一种难舍的情缘,并彼此温暖着对方……

# 父亲, 孩儿永远为您歌唱

□ 武勇

我的父亲1922年出生,祖籍江苏盱眙。父亲小时候家里穷,两个姐姐十一二岁就卖给了大户人家做童养媳。父亲虽然没什么文化,却聪明、能力强,1943年参加工作,第二年就在苏皖边区行政公署盱眙县(盱眙前身)的一个镇税务分局当了分局局长。

一天夜里,父亲没和家人打招呼就跟着一支队伍走了。当时气得我爷爷不得:在家门口好好的分局局长不干,去当什么兵?好汉不当兵呀!立马吩咐我大伯去部队“把小四子给我找回来!”(父亲姊妹四个,排行老四)当时新四军军部就设在盱眙县黄花塘镇,大伯找到了父亲,但不管他怎么说,父亲就是不愿意,父亲认定新四军这支革命队伍是真正为解放天下劳苦大众谋幸福的队伍,走这条路没有错。大伯劝说未果,爷爷知道后,放出狠话,不回来就永远不要再回这个家!不知是否为此,父亲参加新四军后,戎马一生再也没有回盱眙老家。

父亲长期从事军队基层党务工作。在我的印象中,父亲颇有组织才干,记忆力好,口才也棒,讲话发言风趣生动。再加上和周总理相似的淮安口音,让人听起来很亲切。用他同事的话,听武主任讲话,简直是一种精神享受。我母亲也说:“你们几个的本事捆在一起,也比不了你父亲。”

父亲也有遗憾,从小上不起学,识字不多。他是典型的会说不会写的那种人,几次上级机关下来选拔干部,尽管父亲所在单位首长极力推荐,但书面测试,父亲就力不从心,也为此影响了进步。或许为此,父亲是很尊重很羡慕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的。济南军区总医院大院是我整个童年度过的地方。“文革”初期,有一次在家吃午饭时,我笑说院里牛棚里关了四个“牛鬼蛇神”。话还没说完,父亲就严肃地打断我,训斥道:“不要胡说八道!这几个人的医术在全院里没有能比得了的。人才呀!”父亲似乎还想说什么,却把嘴边的话咽了下去。在那个屋内说话墙外有耳、人人自危的年代,父亲作为一个政工干部,不可能不有所顾忌。

上世纪70年代初,父亲作为军代表,先后在山东省冶金工业厅、山东省中医院等单位“三支两军”,经常夜以继日地工作,积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节假日他很少休息,即使休息也经常到其他军代表叔叔家里“串门”,商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事宜;父亲和他的战友在那个“军队老大”的特殊时期里,凭借军代表的话语权、决策权,最快地让这些单位的知识分子真切感受到了党的政策、阳光的温暖。

我小时候爱好广泛,最坚定的支持者就是父亲。父亲多次做我母亲的工作,不要疼钱,孩子只要有积极向上的爱好,就要支持。在一个寒风刺骨的星期天,父亲和我步行十来里地,到成丰桥一家贸易公司买



本文作者(右)同父亲(中)、姐姐(左)

### 逝者档案

- 姓名: 武忆生
- 终年: 83岁
- 籍贯: 江苏盱眙
- 生前身份: 军人

了一副当时最好的红双喜牌乒乓球拍,这让我在小朋友中间着实“显摆”了好长一阵子。父亲不会知道,他的孩儿数十年后,先后夺得济南市乒乓球大赛中年组和老年组男子单打冠军。但父亲知道艺不压身,很早就给我们灌输这样的理念:他鼓励支持我们学艺,从而令我们受益终身。父亲,孩儿深深感受到了这一点。现在想来,拥有一技之长何尝不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呢?

记得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弟弟上了电大,由于遇到一些生活上的困难,产生了放弃学业的念头。父亲得知后,批评他:“遇到困难不去设法克服,而是想打退堂鼓,这在战场上就是逃兵。逃兵呀,知道吗?”在父亲这种只许前进不许后退、带有战场上命令意味的督促下,弟弟克服种种困难,终于拿下了当时社会上都知道的“进门容易毕业难”的电大大专文凭。

上世纪80年代末,我看到有的战友下海经商,也动了念头。父亲得知后,有些不屑地说:“不要吃着五谷想六谷,你能干好自己的专业就很不错了。”孩儿理解,像父亲这种有特殊阅历的人,思维里必定这样认为:搞学术专业的人才是最令人尊重的。我清楚地记得,得知弟弟晋升为高级工程师时,年已七十、很少喝酒的父亲,却让我一次次给他斟满酒杯,略带醉意且陶醉地说:“我这辈子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孩儿们受到啦,不仅成了文化人,还都是正儿八经的高级知识分子,不容易啊。”说这话时,父亲的面庞洋溢着欣慰灿烂的笑容,一时间仿佛年轻了十岁。

可是孩儿追悔莫及的是,年轻的时候也有意无意伤过父亲呀。我的同学当中有不少高干子女,那天或许是虚荣心使然,我有些抱怨地对父亲说:“干了一辈子革命,怎么才14级,起码应该弄个13级(高干)吧?”闻此,父亲先是一愣,他肯

定不会想到自己的爱子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父亲略微沉默了一会儿,说:“你父亲没什么本事,又一直在后勤部队工作。前线作战部队下来的,是级别高,可有多少能活着下战场呢?人这一辈子一定要知足,千万不能吃着五碗想六谷。”说出这些话的父亲,在举世闻名的淮海战役中,作为某部运输大队副大队长,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昼夜奋战在运输供给线上,遇到道路泥泞车辆受阻,便人抬肩扛,马拉人拽,确保前线作战弹药供给,累得吐了血,为此立了大功。

父亲是一个乐观开朗的人,我们走上工作岗位后,难免会遇到这样那样的烦心事。父亲总是这样说:“多找找自己的不是,放大自己的不是,就会开朗多啦。因为高兴是一天,不高兴也是一天,为什么不高高兴兴过一天呢?”这朴实的话语,深深影响着我們。

父亲在世时念叨最多的就是——人这一辈子都不容易啊!父亲在位时没有一点架子,总是与人为善,从来不利用自己的职权整人。有时宁可得罪上级,也不难为群众。父亲去世后,一些老同事老邻居看到母亲,总是异口同声评价:老武,那可是个好人呀。

有一年冬天我回家探亲,父亲领我去山中漫步。面对崇山峻岭皑皑白雪的壮美景观,我不禁高歌《过雪山草地》——“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高亢激昂的歌声在静谧的山谷中,回声四起,久久飘荡!唱罢,我扭头突然发现,父亲早已热泪长流,歉歉不已。

父亲,孩儿深深理解,您早年为了理想义无反顾参加革命,再也没有来得及看一眼您那早早过世的父母。爷爷对您的抱怨和不解,您对二老思念之情无声之痛,只有您自己独自品尝。人世间的苦涩有三分您却吃了十分,命运的坎坷和不幸,个中滋味唯有您自己默默承受和吞咽。但是孩儿相信,“革命理想高于天”,是您这样一个老军人、老共产党人的强大精神支柱,您所经受的这一切的一切,在这强大的精神支柱面前,又算得了什么!

父亲,转眼您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八年了,这八年里孩儿虽学会了歌曲,但是那首《过雪山草地》仍是我的最爱。父亲,您知道吗,每当唱起这首歌,三十年前的场景立马就浮现眼前;每当唱起这首歌,您那奔涌的热泪便在孩儿胸中激荡。恍惚中,父亲仿佛高高地在云天之上,欣慰地欣赏着孩儿的歌声。在歌曲高潮中,孩儿似乎又感受到您那浓重淮安口音的和声!

父亲,谢谢您和母亲给了孩儿一副好歌喉,让我在歌声中感受到人生是那样的快乐和美好。

父亲,今年是您的九十诞辰,孩儿永远为您歌唱!

投稿信箱:

www.3207@163.com

